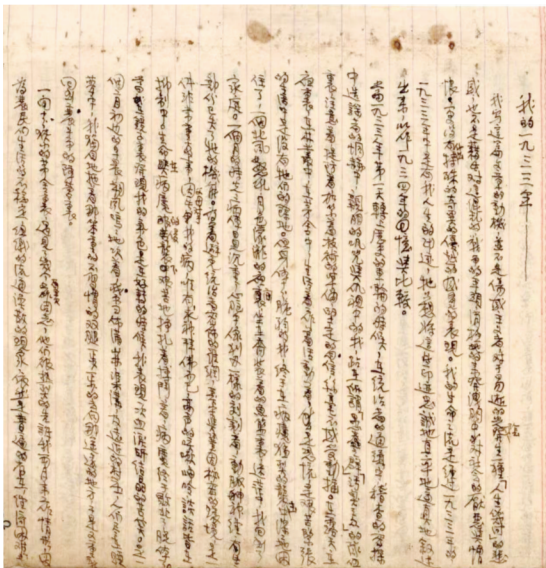


理想传薪火，风骨照初心

——杨学源烈士传略



杨学源烈士手稿《我的一九三三年》

同学们，在宿松县档案馆里，珍藏着这样一份珍贵的烈士手稿，上面写道：“只要我们生活之流不干涸，我们是不停止，不放松对新世界、新社会的战斗与追求……”这字字赤诚、句句滚烫的文字，正是革命烈士杨学源留下的遗作《我的一九三三年》。

杨学源，1911年出生于安庆宿松东洪碧溪嘴。1928年进入安庆高中就读，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影响，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，1929年转入上海大夏大学就读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1年，受中共安徽省委在上海的领导机关指

派，杨学源回到家乡，以许岭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，着力恢复党的活动和发展党组织，很快在金塘成立中国共产党宿松特别区委。当时，劳苦大众没有多少文化，为此，杨学源采用群众喜闻乐见、通俗直观的文明戏、画漫画等生动形象的艺术宣传形式或者利用走亲访友的方式，启发当地农民阶级觉悟，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，成立了数千人参加的贫农团、互济会等革命群众组织，在许岭、洲头、坝头一带取得了减租减息的胜利。为巩固农民运动的成果，组织了革命武装“新编松南游击大队”，活动于汇口、程营一带。同年4月，安庆中心县委遭敌破坏，中共宿松特别区委与上级联系中断。杨学源积极创造条件与中共宿松县委（主要活动于宿松西北山区）接上组织关系，改特别区委为东区委，继续以湖区为活动中心，开展革命活动。5月，成立“宿松县东南乡苏维埃政府”，选举杨学源为苏维埃政府主席。

1932年4月，中共太宿望中心县委成立。为了打通湖区与山区党组织之间的联系，时任中共太宿望中心县委书记的杨学源，委派叶光欧、杨恩来等人赴山区，与山区党组织负责同志协商，取得一致意见后，于同年12月，将两地原有党组织合并，成立中共蕪宿太彭工作委员会，以湖区为立足点，坚持斗争。

1933年3月，国民党地方政府派兵“围剿”湖区，形势严峻。杨学源与陈开运（中共蕪宿太彭工委书记）离开宿松，赴江西彭泽寻找组织关系。途中，杨学源等以斧头、扁担等简单农具，在深山中以劳作为掩护，长达两个月之久，历经艰辛曲折后终于找到了盼望已久的党组织，党指派他担任中共浮梁县委书记，在此期间，他念念不忘家乡的革命工作，写下了《宿松青年学生应走的路》《我的一九三

三年》等文章和诗歌，字里行间，充分彰显一名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，以及洞察时局、高瞻远瞩的政治格局。

1934年初，杨学源与中共闽浙赣党组织取得联系，被任命为红十军游击司令员，领导游击队，活动于彭泽山区。同年4月，他率部在彭泽县郭家桥与反动自卫团汪木初部作战时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3岁。他用火红的青春践行了入党时许下的铮铮誓言，用担当与忠诚书写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革命风骨。

同学们，山河无恙，英烈不朽。无数革命先烈用年轻的生命，一寸一寸地拼出了新中国的版图，拼出了遍洒大地的和平阳光，拼出了代代相传的幸福生活。让我们以英烈为榜样，承红色血脉，担时代之任，在成长路上砥砺前行，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！

（作者：宿松县委史志室 洪丽君）



红色课堂

联办

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
安庆晚报

“半截皮带”的故事

这是一个有着85年历史的传家宝：在南部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4连的荣誉室里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了的老旧皮带，可以明显看到，皮带一端曾被割断又重新磨出了尖头，背面烙着“长征记”三个字，仿佛在诉说它与长征的种种记忆。

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一首《七律·长征》，记录了红军长征的艰难万险。在万里征途中，茫茫几百里水草地是最壮烈的一程。

1936年7月，南下征战的红军从四川甘孜出发再次穿越草地北上，对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这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。一片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处的茫茫草地，自然环境恶劣，人迹罕至。与前两次穿越不同，这次的路途更远、时间更长，最大考验来自粮食的严重短缺。

故事发生在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8连，也就是现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4连的前身。当年7月7日，红四方面军开始穿越草地。彼时，8连战士周广才所在班只剩7人。由于出发地人烟稀少，粮食储备本就不充裕的他们征程还未过半就已断粮。起初，野菜、草根、树皮尚且还能稍微缓解饥饿，可随着行程的推进，连半株野菜也难寻，战士们只好从自己身上搜罗可以充饥的东西：先是皮枪带，然后是钉在鞋底上的皮撑，最后大家想到了自己的皮带。

“该吃你的皮带了。”当班里只剩周广才腰间那条皮带时，他纵有万般不舍，只能含泪将皮带交给

战友。

战友们都知道，这条皮带是1934年红军在任合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，是周广才心尖儿上的东西。可为了抵抗饥饿，挽救全班战友的生命，他只得将皮带贡献出来。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，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，周广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当皮带第一个眼儿那一截被吃完后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“咱们不吃了，同志们，把它留下来吧”，他向战友哭着恳求道。最终，大家忍着饥饿，把这吃剩的半截皮带留了下来。

在随后的长征途中，班里6位战友相继牺牲。班长在临终前叮嘱周广才，“一定要将半截皮带保留下来，走出草地，带着它去找党中央、去见毛主席。”带着嘱托，周广才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延安。为了缅怀战友，他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上了“长征记”三个字，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，舍不得再用。1975年，周广才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献给了国家。

在国家博物馆“复兴之路”基本陈列大型主题展的“红军长征”展柜中，每每见到这个红军战士们忍着饥饿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，就能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那段艰苦岁月。

每年新兵下连的第一课，重温半截皮带的故事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“如此极端条件下，红军战士的这个选择需要何其坚定的信念。”2019年入伍的邹

家俊清楚地记得，当他得知半截皮带故事就发生在自己所在连队时，内心的震撼与自豪。

连队战士们说，每次任务出征前、任务执行中，半截皮带的故事都是一堂“战斗动员”课、一剂攻坚克难强心针。“体力上确实有些吃不消，但我们是光荣的‘红军连’，不能给连队丢脸、拖后腿。”40公里、负重30斤的拉练，对于刚入伍俩月的黄永豪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，当他想退缩时，想起了长征时年仅14岁的周广才，想到了先辈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战争年代铁心跟党走、部队不溃散的坚定信念，便有了前行的动力。

“半截皮带浓缩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、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仰，这是我们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的力量之源，也是连队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和精神食粮。”连队指导员姜勇军介绍，为了更好传承这份传家宝，连队还通过话剧、歌曲等多种形式，帮助战士更深刻感受半截皮带背后的精神内涵。

“牛皮腰带三尺长，草地荒原好干粮。开水煮来别有味，野火烧熟分外香。一段用来煮野菜，一段用来熬鲜汤。有汤有菜花样多，留下一段战友尝。”如今，在4连军营里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首长征时候红军战士们流传、后经重新作曲的《牛皮腰带歌》。“半截皮带带我们品历战争年代战士流血的信仰与革命乐观，洗礼和平年代被琐事抱怨蒙尘的军魂。”姜勇军说。

来源：共产党员网